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血海情花·风月恩仇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血海情花·風月恩仇
中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血海情花·风月恩仇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海情花·风月恩仇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2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-7-5034-9750-6

I. ①血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8544 号

点 校: 孙 晔 秦艳君
责任编辑: 牟国煜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9.25 字数: 25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7.5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MINGUO.TONGSU XIAOSHUO
DIANCANG WENKU

目 录

血海情花

第 一 回	心有灵犀一点通	3
第 二 回	甜酸苦辣味偏多	12
第 三 回	笔尖儿扫尽万千愁	21
第 四 回	眼底心头充满着无限快感	32
第 五 回	思量遍，呀！怎料得就是你	42
第 六 回	展开极恐怖的一幕	52
第 七 回	魂飞魄散两个心是一个心	63
第 八 回	是破题儿第一遭	74
第 九 回	温柔乡霎变罗刹场	85
第 十 回	全了女儿碎了心	95
第十一回	林中寂寂丽叶放情花	111
第十二回	江流滚滚掌珠悲血海	124

风月恩仇

第 一 回	落花有意流水竟无情	143
第 二 回	世事浮云情场多变幻	152
第 三 回	抛妻不成图利又卖妹	163
第 四 回	誓死不变为郎双泪垂	171

第 五 回	知音何处觅一瓶毒药	180
第 六 回	水性杨花女两头缠绵	188
第 七 回	往事从头诉寂寞一缕魂	199
第 八 回	同病相怜醉酒成孽缘	210
第 九 回	进退维谷左右两为难	221
第 十 回	晴天霹雳暴雨打梨花	232
第十一回	狼心狗肺父女成陌路	243
第十二回	手刃淫贼飘零奔异乡	253
第十三回	翻覆无情荡妇心肠狠	263
第十四回	血染衣襟歇浦惊春梦	274
附 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285

血海情花

第一回

心有灵犀一点通

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，天空阴沉沉的，好像是要落雪的光景。这一条广阔的马路，天气虽然是这样严寒，但行人显见仍是那样拥挤和热闹，忙忙碌碌地奔来奔去，谁也不明白谁究竟是在忙碌些什么。

两旁百货商店的旗帜标着冬季大减价、大赠品、新年礼物，以及恭贺新禧等字样，飘飘然在半空中飞舞，五颜六色，好像结婚典礼时抛掷彩纸一样美丽。无线电的播送，音乐队的狂奏，暗暗地好像是在招揽他们的主顾：“来我们店里买呀！来我们店里买呀！”这些街头的情景是告诉着人们，时候是已经年关将近了。

“年关”两个字，似乎是只适合于穷人的境遇，对于富人根本就用不到。你只要瞧马路上行人的脸儿，就很可辨出同是年关将临的季节，就有喜乐愁忧的各别。

汽车上跳下来的少爷和小姐，身披豹皮，灰背大衣，笑盈盈地手挽手儿进商场里去，回头大包小包地挟出来；西北风虽然是很猛，但他们脸儿依然是红润润的，显出很有血气。心中暗暗地盘算，将到哪一个舞场和戏院，来消磨这个一年中只有一次的大年夜？

急匆匆奔来奔去的伙计们，心里也是不停地思忖，店里今年又亏本，听说要节省开支，缩小范围，减薪还是大幸，恐怕要列于裁员之内，那么一家数口又将怎样来过今年的年关？

触耳惊心的年关两字，好像变成魔鬼的巨手，伸张在他们的前面，心头激起了无限的恐慌和害怕，西北风吹到他们的脸上，脸色会转成了

惨白，同时全身都会瑟瑟抖起来。一样是大地上的人类，从母亲腹中怀了十个月的胎后而产生，难道穷人是少了几个月不成？

林克能两手插在西服厚呢大衣的袋内，低垂了头，慢步地在马路上踱着，穿过了一条马路，穿过了两条马路。他自己也忘记了究竟是穿过几条马路，他只觉得眼前的确是已到繁华的都市里了。但是都市里的繁华和热闹不能引起他的注意，默默地却在憧憬着他过去生命中的一切。

山明水秀，桃红柳绿，这是六年前他可爱的故乡。童年的时代，是充满着黄金的色彩。他记得那是十二岁的一年，村中来了一大群的土匪，爸爸为了保全村中所有的生命财产，纠集了村民，予打击者以打击，奋力抵抗，一面派员前往公安局报告。结果大队警士到来，包围了土匪，个个打入牢狱，可是爸爸就在警士未到之前，为正义抗战而牺牲了。

经过土匪的杀戮和洗劫，可爱的故乡已变成了一片瓦砾场，含着一眶辛酸的眼泪，就和妈妈一块儿漂流到号称世界第二巴黎的上海。

在上海过了六年的学校生活。暑期里，谁知道妈妈又和世界做了永远的告别，丢下了一个仅仅只有十八岁的青年，孤伶仃地就做了他乡的游子。

性之所近，大约平日喜欢翻阅欧美各种的侦探书籍，同时在文学上感到了相当兴趣，兼之在社会上谋职业的不容易，打从妈妈去世后一月里起，就开始了他译作的生活。每费了他一个月的光阴，便可脱稿他一部的作品。可惜文人费了许多心血和脑汁，所得的代价是太低微了。克能知道了只求其快和多、不求其好的原质，于是以后的作品，是只不过为了面包问题罢了。但是他又懊悔了，他觉得这是不应该的，若是专为了面包问题而写作，何不如到码头上去做小工的好，当然每著一部著作，至少在题材上含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，那么才不辜负观众们费了宝贵的光阴来捧着它读了一遍。克能既存了这个决心，足足费了他三个月的心血，成功了一部十余万言的得意杰作，就在今天午后，兴冲冲地跑上了书坊。坊间中人为了年关在即，故意把价压低，否则不收。克能见

他们不管作品好坏，心中气愤，情愿焚之于火，再不愿贱价脱售，使坊间得坐享其成的权力。后来经过一家天方书局，虽素昧平生，但迫于经济，不得不进内询问欲收稿否。齐巧该书局主人正欲出版一部译作，便约他三日后前来接洽。克能心中暗喜，遂慢慢踱回他的家里去了。

这时候的克能，身子虽然在马路上踱着，心中却在暗暗地盘算，今天是二十七日，他约我三日后接洽，那天正是大年夜，若能接洽成功，总算是能够安安闲闲地过这个年关了。母亲的墓前是应该去扫祭一番的……想到这里，天性激动了他思母的情绪，忍不住他那两眶子的热泪大颗儿地滚了下来。

“这位先生，请你捐些儿水灾捐吧！”

一声娇滴滴的话音突然惊觉了克能的理智，慌忙抬起头来，面前却是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学生，心中倒是一怔，不禁把她打量起来。只见她一个鹅蛋的脸儿，头上覆着乌亮的美发，还系着一根黑色的丝带。淡淡的柳眉下，配着一双滴溜圆的眸珠，显出聪敏活泼的样子。天然红润润的嘴唇里，露出一排雪白的银齿，嘴角边似乎还含着笑意。服饰是相当朴素，一件藏青哗叽的棉旗袍，外罩一件天蓝的绒线衣，手中捧着一段竹筒。她似乎也觉得自己是受了人家注意，不免红晕了脸儿，轻轻地又补充一句道：

“我们是新上海女子中学募捐队里出来的，可怜汉口发水，同胞淹死了不知多少，就是侥幸不死的，也是无衣无食。现在天气又这样严寒，先生，你在报上大概也瞧见吧，就多少请你捐些儿好吗？”

这几句清脆婉转的话儿，谁也不能不动了恻隐之心，何况克能本是个有血性的男儿，当然理所应该，就毫不思索地伸手向大衣袋内摸去。谁知他把手既伸了进去，却始终摸不出来，那两颊就一阵一阵地红晕起来。这是为了什么？原来克能说也可怜，这几天里本是闹着贫血，皮匣内仅剩了一元钱，如要他带在身边倒也罢了，偏偏因为刚才出来匆促，又遗忘在床上的枕头旁边。你想，这不是要令他窘得无可奈何了吗？因此只好勉强镇静了态度，嗫嚅着道：

“啊呀，真对不起，我的钱袋忘记带在身边了……只好下次再……”

克能的话显见是有些儿支吾，这不能不引起那女生的怀疑，这就也细细向他打量起来。一副白净的脸蛋儿倒也长得眉清目秀，一头蓬松含有作家风味的发儿梳得很是整齐，笔挺的西服，大花点的领带，红条子的衬衫，簇新的大衣，黑漆的革履。单就见了这些服装，谁也不相信他是个身无分文的少爷派的青年，鄙视他的心理激起了她心头的愤怒，禁不住柳眉微蹙，娇靥含嗔，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哼！这真笑话了，像你这位先生的模样，我真不信你连一角二角都会拿不出吗？你不愿救济难民，只顾爽直地回绝我，我们原不能强你来救灾民的性命。你不应该大模大样地拿钱，结果却拿这些话来搪塞。你要明白，这捐来的钱不是我们拿的，我们为了替国家负了应尽的责任，所以不管风雪地在街头奔走，我们若个个遇到像你这样没心肝的人，那些灾民不是都要饿死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刚才黄包车夫也捐两角钱呢，想不到像你这样衣冠楚楚的一个知识分子，倒不如一个用汗血换来的车夫哩！你这种态度算是好玩戏弄女性吗？哼！真太不尊重你自己的人格了……”

那女生滔滔不绝地说出这一大套的话来，说到后来，竟是愈说愈气，涨红着脸儿，鼓起了小腮，柔和的明眸这时似乎也能冒出火来般的。克能惭愧极了，但是她把自己看得太不成样子了，愤世嫉俗，心头上激起了一阵强烈的反感，铁青了脸儿，正色道：

“这位女士，你完全误会了。你说我是戏弄女性，这个我绝对不能承认。救灾原是每个人民应尽的义务，但自身的生活都不能解决，哪里尚有余力来救别人呢？”

“笑话，谁强你救灾？既然自顾不暇，为何不早早回绝，你难道还假充阔绰不成？我料你并非无钱，实在是要留下钱去花到娱乐场所罢了。”

女生瞅了他一眼，话未完，便恨恨地回身走了。克能正是非常愤

怒，但听了她末了两句，心知她并非有心挖苦我，原是她瞧了我的服装，不相信我身边竟真的分文全无呢。一时又觉十分敬佩，同时感到自己的冤枉也应竭力洗雪不可，免得使她脑际里对于我们年轻的少年有了一个恶感的印象。克能这样一想，便抢步将那女生拉住道：

“这位女士请慢些儿走，我虽然身边没有钱，但我总想法要捐些儿，免得引起女士的误会，以为我们这班少年真是个无赖的东西呢！”

那女生万万防不到他有此一着，今听他这样说，心中不胜惊讶，回转身子，望着克能的脸儿，倒忍不住呆呆地怔住了。

“我因为刚才有事去接洽，从家里出来，不免匆促些儿，所以把钱袋遗留在家里，当初却没知道，及至伸手摸袋，方才理会。女士责备我的话原是不错，但是未免苛刻一些。你们替灾民呼吁，不顾风雪，东奔西走，自然是使人佩服，但人心本是肉做，你们摩顶放踵效墨子之仁爱，我们同是国民之一，岂能坐视？现在我把这只仅有的金表捐助了赈灾，不过女士方才有些过分冤枉了我吧！”

克能在西服袋内取出他宝贵的挂表，伸手递到女生的面前。女生听了他这几句话，和见了这个情形，她益发怔住了，竟回答不出话来。脸颊上的桃花是一朵朵地显现，她懊悔自己不该这样鲁莽，就这样严厉地责骂他，简直使人下不了台。愈是觉得对不住人家，就愈觉得不好意思，因此低垂了头儿，竟默默地无语了。克能见她本是一头倔强的山羊，现在好像已把她拔去了两只角儿，变成了柔顺的羔羊一般了，心里不觉感到了有趣，便微笑道：

“咦，怎么啦？钱物不是一样可以赈灾吗？”

“我这个是不收的，就算我错怪了先生，请您原谅我吧。”

那女生抬起了粉脸，绕过她妩媚而多情的俏眼，偷偷地向克能瞟了一眼，在这柔和的目光中，是包含着一万分的歉意。

“也好，我就给你去换了钱来，请你跟我走一截路怎样？”

女生见他这样热心，倒起了无限敬意，便点了点头，随着克能转了几个弯，到了一条静僻的马路，在一家很大的石库门前停了下来，回头

向女生说了一声：

“请你等会儿，我立刻出来。”

女生瞧着他进里面去，抬头向里一望，只见一块挡门牌上有一个挺大的“当”字，她惊奇得不禁“呀”了一声叫起来。但不到三分钟后，就见克能匆匆走出来，手里拿着几张钞票，含笑道：

“这儿是十一元钱，我全数地捐给了难胞，你拿去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女生虽然是伸手把钞票接来了，可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她内心感到了一阵痛快，但同时自己又觉得非常惶恐。克能心中很得意，向她点了点头，大踏步地走了。女学生这才意识到还有应做的手续不曾办，她急急地追上来，连连喊道：

“先生，你慢些儿走！你快回来，你还没有拿收据哩！”

随着这喊声，她的身儿早已奔到了克能的面前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这倒出了克能意料之外，两人齐巧打了一个照面。彼此因为是骤然之间，不觉都有些儿难为情，红了红脸颊，克能微笑道：

“只不过这一些儿数目，还拿什么收据。你只管拿去。我倒很相信你的。”

“不，你虽然很相信我，但我们手续是这样，先生还是拿去了好。”

那女生不等他说完，就很快地回答，因为她觉得他这几句话里不免含有些儿意思。同时她急忙把收据簿展开，取出铅笔，微抬了头，又很快地问道：

“先生贵姓？你叫什么名儿？”

“我姓林，名叫克能，你就写林克能得了。”

“哦，你就是林克能先生吗？”

女生听了他的姓名，芳心一动，似乎感到特别兴奋，纤手中握着铅笔，并不就写收据，却只管对着他细细地打量。克能不免有些儿奇怪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：

“怎么啦？女士认识我吗？”

“并不认识你，不过您的大名似乎曾在哪儿瞧见过，颇觉耳熟。”

克能并不回答，却望着她笑了笑。她好像知道克能的笑多少是带着些儿神秘，红了脸儿，急急把收据写好，递给了他。克能接过，瞧那经手人处是写着很秀媚的“史美娜”三个字，方才知道了她的芳名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又听美娜柔声问道：

“译作家林克能先生，大概就是你吧？我觉得十分惭愧，因为我错怪了你，这些还得请你原谅才好。”

克能心中奇怪极了，自己的译作在书坊间只印过了两本单行本，而且听说销路并不十分好，怎么她的心灵上倒映有我这一个人呢？听了她这样抱歉地说，也就谦让着道：

“不敢当，在下正是。这也不能怪史女士的不是，实在自己的形态太令人怀疑了。史女士，你是个幸福的人，当然还不知道社会上有辛酸苦辣的事吧，假使你愿意听的话，我不妨可以告诉你一些知道。你骂我这样衣冠楚楚的人还不及一个黄包车夫，这一句话我认为是对极了。‘黄包车’三个字，谁都晓得他是个最劳苦的人，凭着他的气力来换饭吃，衣服尽可穿得破，下面也尽可赤着脚，哪个敢说他穿得这样褴褛？但是翻过来拿我们过写作生活的人来说吧，他费了许多心血和脑汁，像娘儿们缝衣似的一针针地把每一个字都从笔底下写出来，他的工作比码头小工、黄包车夫更吃力，但他们是否可以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到书坊间去卖稿？唉，你不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势利的多，所谓狗眼看人低，这句话大概不会错吧？史女士，你听了这话，你大概可以明白一个著作者的生活和一个黄包车夫的生活，是哪一個比较好了。假使我可以穿着青布短裤衫而不遭人家白眼的话，我实在很愿意俭朴起来，但事实上很不容易办到，因为其中自有不得已的苦衷呢。史女士，我的话是说得许多，虽然不能使你有透彻的明了，但你可以晓得人生的复杂实在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
克能真也说得可怜极了，竟发出这一套的牢骚来。美娜愈听得实情实理，也就愈觉得有阵说不出的感慨，同时心中更感到自己的不是，为

什么要这样地骂他。一时抱歉极了，忍不住眼眶儿一红，险些儿要滴下泪来。克能见她已低头不语，显见是认了错，即是自己并非是个没心肝的人，心里痛快极了。他不愿多留恋，就很快乐兴奋地道了一声“再见”，人已向前直奔了。急急地跑了一截路，回过头来望了望，已不见了美娜的情影，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好像全身是轻松了许多。

是黄昏的时候了，天空愈加暗沉得可怕，西北风的怒吼，好像是在替社会上的一切作不平鸣。

“啊！下雪了！”

克能站在电车站上，微抬起了头。望着愁云密布的天空，只见纷纷地飘下雪花来，他才意识到天气是转冷了许多，不禁轻轻地自语了一声。忽然背后有人一拍，就发出了洪亮的叫声：

“克能，好久不见了，近来可得意吗？”

“得意……你的境况很好吧？”

克能急忙回过头去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老同学羊万里。听了他的问，脸上浮现了一丝苦笑，伸过手去，彼此握了一阵，接下去又向他反问。万里胖脸上满面春风，得意扬扬，笑哈哈地道：

“靠老兄的福，自从学校里分手以后，我叔父就把我荐到西利洋行去办事，境况虽不能说好，还可以马马虎虎过得去。哟，老林，想不到半年没见，你竟苍老得多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，谁有像你的运儿好，身子只会胖起来，我瞧你连走路都很吃力，大概吃了饭没有什么心事吧？”

“哈哈，老林这话有趣，你难道有什么心事不成，左不过想爱人罢了。想爱人只要一句话，我老羊不夸口，要两个有两个，要十个有十个！”

克能觉得万里的性情还是没有改，可是自己倒要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了。对于他这两句快乐的话，面部上不得不装出一丝勉强的微笑。

“你不信我的话吗？你慢着回家，我们且先到对过酒楼去买些醉，叙一叙阔别之情才对。”

万里不征克能是否是同意，立刻拖了就走，急匆匆地奔到了酒楼，万里点酒点菜，两人先来痛饮三杯。一个是酒落快肠，千杯嫌少；一个是借酒消愁，愁上加愁。一个说的都是得意话，一个谈的都是失意事。万里听到他妈妈已离别了世界，也不禁收起了笑容，代为淌下一滴泪来。

在酒楼门前和万里分了手，匆匆地赶回到长沙路紫梅坊，这是他的家里。因为被夜风一阵地吹，脸儿是格外红，酒气向上冲，摸着扶梯一级一级地走，嘴里是模模糊糊的高声哼：

“我好比，笼中鸟，有翅难展。我好比，南来雁，失群离散……”

一阵高低不合节拍的哼声，在夜的空气中流动。